尤菴集 三十二

尤菴先生文集卷七十九

書

上仲氏 癸巳十二月

今朝明甫告有便略修一札想蒙登照否大政已迫過後觀勢歸寧耶此間雨雪成潦日暖如暮春似非陰陽順序之候不勝隱憂昨者崙人爲候安丈于綾在吾輩情義當然而此丈近不爲士論所許未知洛中議論如何也大而兄事可因文令圖之否弟則已有所言不可更煩矣昨厚姪以書爲言之矣

又 甲午二月

春潦氣體若何慕用無已專城獲願何喜如之亦深

悲感也李姊昨自元巖歸天只康寧矣馬巖祭事主
菴大父當與正位一體行之餘親略設酒果似宜猶
以爲未安則預告與姪行時祀于廟而黑巖特行盛
祭只行省拜于諸墓亦好矣外祠只行參禮似好或
於十三忌略致祭物而已亦可只是扶吏似當有問
安元巖之儀而至今寂然可怪所欲達者甚多而便
甚忙不備

又癸卯正月

昨夕歸到蘇寓伏承十二日下書聲與淚俱益不能
爲懷也先府君血屬在孫只渠三人而已常時猶恨
其少而遽失其一此豈非可慟之甚而尚有二人者

存則猶爲第二事也最是二父衰年支保誠難此自王大父以來已事之明驗念之至此尤何勝痛哭也弟視其二父似有間矣而摧隕悲念愈往愈甚蓋不但年衰易感之致自念死期不遠變易平日之心而然也當初聞訃於赤江津頭還至舊家既寫彼中書又寫誠弟書心胸激贊無寧一慟於其柩兼見乃父則庶幾少洩之爲愈又慮執御已或臨會故仍遂馳往其妻不須說而其父之狀萬不忍見甚悔當初之錯料而來也當初之往若非失性則後來之悔乃失性也從子而猶使叔父失性則進乎此者何待言知也相離既不忍而相留又不便翌暮與其妻大哭柩

傍與其父相携至昌寧界連枕叙悲翌朝泣別道途
淚暗眞不省遠近正歧也歸與妻女相對痛哭猶不
能洩其萬一而家間諸事邈然如浮雲夫豈久於世
者而其心如此哉其父哀苦之中以引葬爲撓又不
忍仍留失意棄歸不能强止也始欲新造大舉勤其
如前官之只勤用之若是則無遲延之事矣已作嶺
伯書懇其擔祧相別未五里而嶺伯以賻儀遣禪將
來其答書又申之縱使不聽沿道守宰則皆可相助
矣葬地草外去橋墅不遠且可容二三世事之便無
過於此者聞學妻有孕云生子耶又立爲其嗣使其
父子免得孤傷則其於幽明之情兩可無憾矣此後

事只此而已橋塋後沃川有爲金正字益煦所占者得此則尤便而前年沃請草山而此不許今無顏發口矣然如得從容則欲請其相換耳大槩哀撓中經營商量尤有所難堪今此引葬弟須料理矣幸一切任之而勿以經意如何只是痘癘四熾而弟家未痘者甚多如有相妨之弊則不可說也以是尤欲趁此無事時爲之耳言有窮而意不可極只强食勉抑千萬泣祝泣祝弟已開素矣

別紙

弟之冥升自有吾宋以來未之曾有又兄弟四人一時冠冕似有招損之理故弟每勸二弟謝歸明農爲

暮年相依之計既不可得而詆謗之言自京日來猜忌之色自鄉日起故弟果勉誠懇得懷仁以歸而云得好邑而犯人之妬不若得此衆棄之地去秋見武仲又力言之矣不料懷宰仍蹲不去使誠竟得遠地而遭此至慟也然達觀之則此亦數也命也渠落地之時已定年數與死所何可逃也謂其如此則或免者妄也去冬數日有淚無端自下夢又齒落此皆前日衰兒時所驗者私心煎熬未曾少弛除夕之夢見李訓導家址杜鵑一朵方發老柳一枝數榮謂是可償前日凶夢矣聞渠發痘之日與李妹憂煎終宵其曉各問其夢李妹則言見渠免冠而至其身纍然而

長弟之所夢凶不忍言但曰春夢甚亂云蓋弟手撫黑漆之棺而棺墻付以和水麵塊矣今行歸路徑由玄風西高靈東星州南大山之間而來所經數處有數年前夢中所見也又去冬之夢弟於九龍書堂路中頓足擗胸曰此兒何去無乃溺水耶因號呼而覺覺來懷然也今番聞訃於江津哭歸舊家宛然前日夢也萬事前定豈人力可及耶惟是誠弟身世極可哀憐何以慰其心乎弟若單居則或可相就爲命而少兒滿前此亦可得耶只是不悲之期皆不遂此爲自諭之地耳尚復何云誠意亦以草外爲便此則更無他計可矣湖南伯弔書云若是堤川之亂則於侍

生亦戚屬云云不省所謂未知於嫂氏爲親耶李妹云夢天每言此兒必以壬寅行痘云云未知信否若然則必有所見而不盡言之耳秀弟已令下來料理葬事矣最是主與櫝恐未及周旋耳殤年報服別紙呈上生辰之祭周元陽家禮有祝辭云生旣有慶沒寧敢忘云云退溪則斷以爲非禮之禮未知周氏所行若是繼祖以上則遍設於諸位耶抑請出原位而獨設耶退溪每事從俗而獨於此不許者爲是難定故耶吾家自奉高祖位以後則亦似難便未知如何柑子正朝餘二枚及煎藥少許納上下送皆依到耳

又

常惟吾兄弟年過先數世誠弟亦過諸兄而無故然血氣不至甚凋則將來亦似有年數也今將以此事盡吾兄弟耶何其傷慟之至此耶然自達觀者論之以此而盡亦將如甘寢矣其傷慟而促者命也其不傷慟而延者亦命也知其命而不相寬譬者亦命也奈何奈何前書登徹否昨日自　上遣人存問仍有賜送故並於諸祠分納幸於來朔或別薦之如何似當有告辭矣元單付之海齡如何

又別紙　丙午四月

去年　上回鑾到稷山稷之客舍東偏有小池　上

步至其上令中官種以蓮子未久一一生出稷人相議作亭其上今宰尹侯請名且請記名以靈沼而記語多寓規戒之語今年以爲　大妃御所上陪至亭上親讀記文以眼疾不能終篇使宮人脫下刻板四隅着大釘堅不動　上使問有謄本否尹以印本一件入送　上展讀數過仍捲藏筒中以授宮人又尹曾要筆蹟以爲　御屛爲書堯欽舜恭文心武極體天勤畏敬德祈命十六字尹以爲二大屛張之客舍上問何人筆如是蒼古對以某所書　上曰筆亦如是善矣乎

又丁未二月

別後承此下書慰喜無任禮諺旣曰前期數日則明是從親迎日爲言矣二月云者仵人無乃誤聽耶冠衣厚家有之使之送去似好矣昨禮郎復將歸此校正不勝未安略會于宋村得見小報執義李翻掌令朴增輝申命圭持平李夏俞櫃獻納金澄正言趙聖輔一會劾領左當初不爲自當請遞使臣不爲力爭於彼反誇張譯官有若有功者然請罷　備忘記趙圍籬餘六人遠竄承旨金禹錫鄭繼胄以當初不直啓右相引入之由拿囚嚴鞫承旨李翊以不奉　傳旨罷職在告臺諫朴長遠以下玉堂皆請對伸救臺諫皆於　榻前遞差故皆已發向配所趙則慶源安

置矣同春將上疏弟方代草矣弟則只欲上待罪疏耳吳挺緯沈梓皆與請對之列矣

與叔弟誠甫 時燾 壬辰三月

久不相聞戀思可量吾仍住懷德德發里爲過夏計耳今日來過伯氏忌不勝悲愴又聞金堂山所爲野火所延幾及主山極用驚震今日將以酒果行慰安禮而兼謝撲滅諸人矣

又 兼示季弟 癸巳八月

近況如何吾昨日冒歸沃凡事齟齬難以待病客矣明兄約以明日來會吾欲徃待於金泉誠甫須於明日早來也新蓥可得少許來也盖此兄只喫此矣好

棗栢子亦可得耶

又 戊戌正月

已到滄院否吾固委苓昨日老姪忽報其翁甚急冒雨往見以此添傷痛勢不輕矣再昨方伯走急足示朝報追榮之　命遽下不勝感涕不無周旋該曹之事而遠無及矣可歎可歎欲備一小石略叙聖善世系事實兼記此事第看青出者其品果如何也

又 戊戌至月

意外見書爲慰此事務漸埤一日不得休蹟仆可慮姜家消息時未有聞但朝家新有禁令納幣必前期二三朔而行之故卽因公營告於君一面通於李監

察使之急報於姜矣數日前入　對力陳春大同全
減之意　聖意快允而大臣以下又請勿施故卽反
汗甚可歎惜如此而尚望減稅乎進善望僚議甚不
快於末旣擬而爭之益力故不用昨政再擬蒙　點
以資級相懸　稟之則　命姑遞　筵中更稟則仍
爲差下矣比以此公論議甚多可苦倘於歲前上來
何幸何幸報守減米殊可尚　上已令諸道監司別
啓善治守令靜令若知其事則當上　聞矣曾於
筵上請遣入侍玉堂詢訪荒政李端相李萬雄承
命卽出想今出沒於兩湖矣

又　己亥二月

前後書皆見比與武仲相議欲除良良逃故老弱兄弟父子之役而別收軍布於百官以下以及閑遊者以補軍用　上意極欲行之而大臣不肯且都下喧騰謗讟百出勢將難堪若因此脫歸何幸

又兼示季弟　己亥二月

戀中見書何慰如之吾自今月十四病病尚未痊可兩度乞遞只增　恩數憂悶何極數日前上劄請使國中布尺一依大典以卅五爲式　聖意極以爲是已捧剩尺者內外官推考官吏重治內需貢木先從卅五且別爲有　旨以諭於外有　旨已成而廟堂爭之不行極可痛恨凡百如此奈何奈何

又上同　己亥五月

此身不死忍見今日日夜痛哭罔知所言大病將生尚此支持亦是異事小大凜凜朝夕若不保未知國事將何所稅思之至此尤不勝痛哭耳

又庚子二月

昨因宋萬戶鐵付一書得見否即聞迭相訃驚慟失聲如不可耐自此身世益孤益無生世之樂也奈何奈何此爺門庭從此益寥落君須頻往慰其孤也前來祿米一斗依受將薦於冷節矣

又庚子三月

昨得兩書爲慰吾一樣支遣矣疏本上去後謗言必

倍可怕完南遺札見之痛哭此後更無知己者踽踽益甚矣得汝望書則 上體快復云云喜踴何極

又 庚子四月

行李如何老年之別心懷甚惡不覺潸然也禮訟如何必知日下物議然後日後辭疏有可執之說而邈然無聞可歎可歎因吉甫示其兒書聞炭夫唱於班列云是可駭也雖其同異得失此不是私怒何必如是彼挾原驪便如是殊可笑也

又 庚子四月

因我妄言 國事至此痛歎何極來此墳菴上章待罪忽蒙近侍傳諭 聖旨感泣不容言昨夕聞春兄

去國終夜不眠此豈有他意哉炭驪竟與彼同歸極可惜又可畏也汝與兒子相戒謹言可也溶也無意下來耶須以吾意極力勸之若於　練後卽歸則猶不爲無說也千萬千萬○溶也若以爲其前從仕練日不可不參哭班故上來而不仕之意已決故卽歸云云似好或執春兒及我爲言亦一道也如何如何密議之爲此生極悶極悶

又庚子五月

近日好在否吾昨自墳菴冒雨得達只是厚同行稍忘鞍轡之苦矣楨禎不美之說日聞未知有何言行耶欲知之耳且聞帶雛作書於草使從其說云其書

可得見耶須問草也今日人心極可畏君與兒子凡百愼之如有所不樂賦歸可也

又庚子五月

近日好在否比日鵂鶹之變令人栗身豈料其至此耶吾比日病甚日夜頹臥因此溘然亦不難矣學兒今日來見報中大槩無事云矣楨書極言鵂鶹情狀始服吾先見云既入豈矣勿招之是與人遷改之道也今日異於前日窺伺者甚多汝與泰兒凡百尤爲愼忠也

又庚子六月

縣吏所傳書見之甚慰且聞移就北洞若是久安之

處則尤好矣吾所患益深蓋年衰氣薄之致無足恠
也權甥吾但言是乃翁本色也然似屈曲稍失本色
云云蓋人以爲非則必是之是則必非之是謂本色
而於海謂之媚嫉於吾亦謂祈天永命之資則是未
免屈曲未免失其本色此語非不深矣而視草家及
申曼諸公之論則不翅溫平可口之物故渠云然矣
諸議則謂之炭賊此則甚激之言也蓋其疏不成說
話不成義理何必深攻耶最是驪可畏矣尹禮美之
說此間喧傳未知信否草廬亦不如速歸耳不歸則
必逢驪螯矣某生須極力勸歸如何如何豈料渠之
如此耶

又庚子六月

泰兒歸見書萬慰此中所患緊歇無常數日前重得霍亂幸而免死耳姊氏生計如何聞在廣庄時屢煩官聽云此在吾輩亦殊頗赤也溶也未如之何矣吾之事只此而已黃事渠必無陷我之心而只是溺之久而出之難依違前却費盡心機既不得爲此又不得全爲彼竟至於白簡之發極可憐也唯幸此事不發於南宮輩耳不然則此間必以此爲我罪案矣思之身粟此間論議益激精神益聚甚可怕昨得宰翁書說及黃事而曰渠如白日中天何損於渠也其類之意見如此極可憂也

又 庚子七月

數書慰慰吾比來心懷甚苦大病仍發悶悶京中氣色豈至於此間耶秀弟不能重我使彼不敢惴而徒惹衆怒叢諸此身可謂誤矣草則下來後退然深藏只袖手旁觀而已可謂便矣近日則須十分愼密可也大抵閉門靜坐爲妙法耳

又 別紙 庚子七月

金萬增被誣事竟至現露申生任術事可憎權惜自試歸路語昌曰聞其事金浚兄弟宋之琦兄弟及君主之云云昌怒曰君何處聞此問之不已權遂諉曰是吾臆度之說也昌不以爲然而疑其爲申晟之說

然之特深申舅欲爲其弟伸雪到懷先抵吾家吾適上塚而金浚之父適至吾家與申暫叙申又到禎翁暫叙因至昌待榜處詬嚇曰吾見金生員及尊大人已聞其實君毋敢隱昌也惶遽吐實曰非我也乃金澮也所謂澮乃浚之同生也舅遂倡言曰君輩事如此而乃然吾弟何也昌也語塞云云昌輩事不可說而舅之任術不正又如此可歎聞昌翁甚恠會停云君與泰兒須愼密勿處嫌疑之地如何如何最是申出入吾家情分相親而所爲如許每戒之而不聽殊爲難處也

又 庚子八月

近況如何吾如昨耳今科三所吾宗大落莫可歎然昌輩無恙是可幸盖局宗之間雖其情狀不可不知而自處不可薄也草則以爲甚痛此則性情之正也然吾輩則略與草有間矣所得之副未知漸解人意否如或不善則不如早爲之地也

又 庚子十二月

連有書見否此未有加減而殷孫忽然告行病懷益惡不能自由也昏禮笏記一依家禮寫去而或補以通解矣其間如有室碍處又參以儀節兼採栻家所行者爲可大抵異於常時尤當從省也納幣時借吉無物議耶廿六日外廳不須設只喚善之父子奉李

令以小酌禦寒而已也　仁祖大王喪內今天安欲卜妾舂兒止之尹汝任欲後娶愼老反覆開諭而皆不聽至今爲人所議人不耐一時目前事不免於詈長不可不察也

又庚子十二月

寒甚爲況如何去後一切不相聞戀孺戀孺殷孫冒寒作行必致傷損可念可念昏時須緊着精神一切世俗事嚴加禁截毋使有後言至可至可門外婢如前服僭來者一切逐去之新家長盤定數外一毫不可踰有所踰還送爲可非唯道理如此雖以事勢言之偵伺於遠邇者極多溶事之苦實如大病也

見書深慰吾尚爾沉綿恐無痊可之日也女冠之在尹者求者爭先萬無可得之勢故只送吾家所有者然太質未合於攝盛之用矣須招匠人依此樣別造或以金箔取色而用之無妨盖此則小而加於衆體之上不厭其文矣此義可見於周冕之制矣服則只以綠紗或潞紬之綠者新造似好其制只如男子直領兩傍有耳袂口不圓殺且以紅緣領及傍際下際袂口是所謂裨衣也彼若不能猝辦須令子婦備給爲好如買得其資則裁縫無難也聞楨母病時驪往處其家而救護驪子之病楨亦如之云信否此說想

出於栻矣春兄作書絕之云君與兒子則又異於我雖引義顯絕可也甚矣甚矣豈料其至此耶當初斥栻若是其極而旋即求合此則尤不近人情矣直令人赧汗耳

又 辛丑三月

昨書早晚想徹矣春雨已足農務方起田家之興亦復不淺而病臥牢關自歎奈何昨沃青與其諸少皆會橋齋爲言栻姪嘗至白門斥栻甚峻若是則君前所言毋乃是耶然栻事不須屢言以招仇怨也

又 辛丑三月

近日爲況如何吾仍昔粗遣耳 廟議今如何疏下

後羣意如何春兄屢書非之而草論則又大以春意爲非世間事難一固如是矣然各有所見吾說果妄則不過一疏以待罪而已尚有何事耶

又 辛丑四月

三書連見甚慰焚灼之懷近日事非君則亡人殯殮難矣兒子全活難矣豈天爲此而使君在彼耶因念己亥冬吾有所恨默默而已兒也爲言其非是且言機不可失故因草而圖之矣以今觀之豈天誘其衷而然耶亦可異也然前頭事亦未保十全焦熬之念尚極于中耳渠必以飲食之難密邇本家矣此大不便須令極避嫌疑也渠若以此時看得喪禮則必大

有益矣並以此勸之如何吾憂慮之餘疾病大作以前不無行計矣今日則索然矣未知臨時更如何此後凡百都在君善處耳

又辛丑四月

戀中見書何慰如之兒子終得無恙則眞是不幸中幸也神之憐之不無其理以是自寬耳庸議春兄解惑否以一廢百豈所望於此兄者耶受哀兄弟始聞春說而疑焉及見吾與春書脫然無疑云云矣吾不可去則兒子切欲取來矣

又辛丑四月

倉卒沃便皆得來書而此外則不見未知滯於何處

第聞兒子無事極以爲喜吾之憂念自知其過甚而亦不能自已吾於壯時亦不至如此豈年衰心弱之致耶最是船事至煩　天聽此何道理耶吾固已慮此於春兄父子極請勿爲周旋也豈以吾言爲不誠耶持哀說不悅者必以爲藉口他日事有不可知者則必爲父兄罪案云此言甚荷吾意耳吾不無赴班之意聞有　別諭似有拘礙以是還復趑趄耳報恩令朝已相報矣家人謂爲同氣所挽吾亦作廣尹書俾伸至情矣未知已如何兒子喪禮如草兄雲舉持哀謂當一從程朱說此言似不敢破矣吾前日私親生母等說自是無據矣抑恐渠於答人書不能勉從

使人爲口實於吾也渠以寧越事爲證寧越非出後者只私自爲親子而不命於君者其稱喪人於所生喪者已是悖禮之甚者何可爲法耶

又 辛丑八月

前書見否瑞雲今玆擇日以送然此似太遲發引則欲於九六而窆日則今日欲更問於尚成蓋成有制殺之法云矣九六之期須令勿爲遷就可也事當有涯限豈有五六月尚在堂之理耶殷妻亦不敢不從喪以奉饋奠也此外諸事須從長指揮如何

又 兼示季弟 辛丑九月

稷意如何到此地頭而又生稷硬則尤不可說只得

權厝萬儀耳此則稷無不悅之理矣殷妻則亦須隨喪而來止接於洞口村家以奉生死可也只是萬儀未定葬日亦未易聞知閔欝閔欝聞令所扞與吾意甚左吾意須定於中間圓滿處而以前峰之端妙者爲案似是不易之勢矣今聞扞於最上五脉而向未云此則不可曉矣須問於太受令公如何

又 乘示 辛丑十二月
季爺

近日何況昨者尼來相訪仍作四五日款其論乍出乍入莫可捉摸盖曰謂驪爲報復者果是吾言然報復豈必小人事耶謂驪難免衮貞者亦是吾語然吾意則以爲在渠雖不免衮貞而他人不必以衮貞待

之云爾其說一皆無據之遁辭也人心不如我心奈何奈何二午哥云云所示得之矣重日云云此亦忘記最是南宮之塞奮吉甫盛氣眞我厄哉厄哉餓令嘗謂草令諸兄毋望吾弟之捨驪此眞知其弟者也餘歲改多愛

又 上同壬寅六月

比況如何此依昔而吾病幾乎斷杜苦苦木嶽事諸人似專委於誠此事誠不可緩亦不可率爾須必與他族同往大用人力極索誌石終無見焉則只依前封築而已絶不可謂此吾先墓也此間諸意硬欲處之以眞吾意則不然也玆事體大愼毋爲獨往計可

也

又 上同 壬寅七月

可賓行有書早晚想傳去矣羅婦渠豈不安矣而春兄不忍見也麟兒略有生意尚在危境苦惱奈何道源將如何昨見春兄聞欲自分疏云誰爲道源畫此計者在道源之道只可逡巡泯默以待公議而已吾未見欲辨而不增其辱者也況不廉之詆自是千萬無理之說於我何損耶舍血噴人彼先汚口矣鄙見如斯須以此紙相示之

又 壬寅十月

韓生固知有今日矣念其平日情義設位以哭緬思

其妻兒老人尤不覺涕潸也靈縣遠甚此可恨耳然得去城市之紛囂豈非幸歟下直時須謹其體貌曾聞首揆家人爲言其守背大直蓋指仲氏也今世更疵大苛可怕可怕下輩新接不可徑施刑杖然姑任之太過則周旋之間亦足使人議其見慢也親戚之慫始於支狀雖少必均之可矣東去復西自此復東路甚迂遠且田政未了之前久曠難安此須斟酌也

又壬寅十二月

復書見否政事日有頭緒否吾數日苦於齒痛繼患痢腹方此疼疼悶悶略見守令閥閱之人無不敬待上官及使星蓋知事體也清陰兄弟爲邑雖栗木敬

差必親檢溺器此豈非可法耶治事之暇必觀大典續録詞訟類抄等書可也其餘則又必觀名臣言行録爲宜武仲爲邑凡大訟必稱古書始則人皆笑之從而無不信服方伯亦以疑事見詢從法從古而不信於人者未有也與姪昨者委訪爲言一番時祀不能無望於某叔正朝如不可來則寒食受由仍焚黃於馬巖似好雖正朝之行得成如有物力仍爲焚黃計好矣若是則吾亦當往馬巖而泰兒亦使毋失幾會耳○山訟　仁祖朝有不從步數之　教此則須報使而爲之可也曾燕歧全義兩宰同爲訟官以此相詰矣

又兼示季弟　癸卯十月

韓引將如何聞誠甫復職喜則有之而懼亦不淺矣大抵福祿必歉而不可多矣吾家豈不使人開眼耶念之念之韓引秀當護歸耶誌石末片點昧其餘則極分明此何可歉於心耶不見以石朱番取者耶凡事太侈則神必猜矣然其末片則待春改取其優者以充新件其點者充之舊件欲並埋兩件矣且其末片有落字必是艱於排字而去之也然如是文脉便病不若仍舊而其下閑字擇而去之可也

又　甲辰七月

栻姪痛哭痛哭此何異吾兒況見乃爺白首扶杖一

傷痛也吾曾往湖上料理西山表刻忽聞此訃昨午歸此勢將留過秋夕矣驅馳哭泣氣如綴旒可悶君之來哭雖不可緩以時祀及秋夕推移排定似可矣橋石雇用七百餘人磨役未半可悶可悶

又 甲辰十月

糴政方如何催督雖苦尚不如輸納之苦須用惻怛之心毋太嚴急如何栻宻定在廿六其前吾當留此看碑役宻時往臨後即入深處耳君或可來會於宻所耶

又兼示 乙巳三月
季父

誠行已稅耶秀內歸安否此中刻工至者已六人非

久事當訖矣今聞永院以今廿一奉享野隱兄主而第看院生來問之言則似不成貌樣矣已見笑於朱中者不小也何渠不若舊享而乃發從享之議耶只當並享而如或有異同之論則配享亦或無妨蓋是兄是舊享外孫則以此執言亦不爲無名矣凡此等論議無人停當而又一家無往赴者則於事不宜二君須率彼中若干而行從便指揮毋使有言於事後如何凡節目槩示於汝靜書中矣如或有故雖廿日到彼亦可聞次灌今亦回頭云可幸不必爲招苴之舉也

又丙午十二月

國子會送餞脯辭之即聽政府夏醞臘劑頃者還送則諸位以爲非爲府例乃吾儕私贈云云故有受時亦有不受時如斐段者則措辭作牌於府吏而還之必不浮沉矣至於朝報元非所欲見者而吏輩强送之君須以吾意更申之凡非自　上頒賜者則一切休罷之可矣第今夏　頒扇則不送豈元無　頒下之事歟

又　丁未三月

今曉便回復書殊慰此間凡百如昨矣彼中事固料煩劇矣只是諸處厚望何可盡副且其中物情若或不悅至於逢變則不若執此爲言而棄歸之爲愈也

丫事金哀萬增來說未能一出於正見敗宜矣金之託此以沮清議其心甚不佳云此論恐得也除是臺啓垂停而黃疏又出慘矣黃未知何人耶此非一夕之故而亦非一人之所爲也可怕可怕○黃疏人莫不駭懼而吾意則吾之身世從此益恢恢矣只以此身每爲諸賢之首此不敢安正朱子所謂使此荒拙猥在其先者也且吾則從玆合口深入固爲穩便而只以君輩不得解脫爲念耳

又丁未五月

續見書爲慰此間依遣而閔壻病甚危悶極悶極雨澤甚足良事可喜彼中如何獄事能得其情否與其

失入無寧失出也人之死生之地尤不可不愼也

又丁未六月

意外見書甚慰病懷查事須秉心平允不以一毫私意軒輊於其間可也

又丁未十二月

來書相續幸矣祭需之補靡此則多不足矣吾所患彌留自危奈何圭昏彼欲死守俗禮則無如之何矣笏記第録去矣朱門人問士人對俗人結姻士人欲行昏禮而彼家不從奈何朱子曰只得宛轉使人去與他商量但古禮省徑人何故不行此正今日君之責也

泰兒昨歸於其伻便纔作一書即見專札慰喜無已吾命道窮甚道路之言寧有虛乎諸君惟思保族之道可也春兄再昨來見極以吾宋始有爲賀眞無病者不知人之疾痛也

又戊申七月

意外書來知彼中大雨凡百佳安喜慰無已吾所患如前再昨兒子與疇偕歸甚慰病思昨聞兒子除副率國恩罔極而盛滿之懼益深渠且懶惰無進取意而吾既不敢進則渠不敢不肅謝故欲令上去使之觀勢前却未知如何大抵今日欲令議於某兄耳

又丁未八月

金溝文字今始付送須卽專送也卽聞禮郎又至未知何事而每不能安又見縣用日縮尤用凜凜耳

又己酉三月

昨日丑時始役未畢自左邊啓棺挾則白苔皆被至於柩衣之上亦點滴故以爲渠之體魄安寧不遂出柩而姑爲還掩而一面稟議於仲氏一面擇合葬日於閔參奉今十九日爲吉云須與仲氏商量而定之如何

又己酉三月

吾意昨書已詳陳之矣君意已如此仲氏亦無異同

而今年合葬亦無所忌云事事順矣葬日十九亦不大遠須趁此期發引如何始欲依舊成墳矣閔參奉言不必如此堅築防水而厚蓋以苫爲可故卽依其言而歸卽今所事則外棺板石灰也室人欲於明明煎花以奠溫兒而願得油故以草外二升分半矣猪肉依到官人官物勿以喪事煩用可矣

又 己酉十二月

金端之歸付一書其免浮沉耶比來寒暖無常爲況如何此中依昔矣卽承仲氏書知茂宰罷歸極深不安矣世誼僚誼俱不宜如此矣君須力辭如或得遞則亦幸矣聞君之最題與赫雖不知如何而亦非所

喜也市南嘗以倭語語其友云倭之一將百戰百勝其友祝之曰願汝速死萬一蹉跌前功全削兄亦速去毋虧盛美朋友間嘗笑此語矣然亦有理之言也

又庚戌正月

連見筆札喜慰無已此間昨日行祀行祀後膠膠擾擾無一刻休息亟欲東歸而四孫冠禮欲行於此故姑爲遲遲昨日薄儆分與山內諸宗諸宗感喜此事可謂宜矣去冬聞永安尉言則洪家墳菴約束如此云矣

又庚戌二月

久不相聞戀鬱無堪此中依遣矣聞辛昏在三月得

成而其人賢則可幸矣湖伯可憐可憐京裏有垂簾
僭擬之說云惜乎其時無人解事者以致如此也幸
君之得免於奴隸之彈也

又 庚戌八月

連見書慰甚魚肉依受昨日午龍頭宗人來言泥陰
祭祀忽遽措備恐不成樣矣得此備物何幸何幸遞
日亦至然無乃用官物耶凡百省節可也聞內行明
日向珎何其頽也聞珎中用度甚乏故吾家則俾於
廿一間進會矣

又 庚戌九月

前日數書皆視至否吾僅支無他耳此州山東災最

甚者而昨聞監官言則只三之一云盖多旱田故也彼中則皆是水田未知與此如何今年守令之難支甚於私家之自救口腹矣須十分節量衙中婢僕亦勿多畜而亦減其料食似可矣

又庚戌十二月

書來慰滿此處死人日多食不下咽也今日事於流民尤當軫念不翅如救焚然後庶其有濟矣聞公民棄本州向燕而其言無嘉云民情亦難矣

又壬子三月

書至知安何慰如之此間依遣而小小疾患無日無之惟是仲氏得小安之報喜幸不可言祭需依受而

無牛肉心甚安矣南訛此間亦然而略聞彼中事則別無大段者云矣然陰雨之戒何可一刻小緩耶未知庾之才榦如何不爲徒哺之計則思過半矣吾意城守之具無如佛狼噐須問於可知者如何飢民雖告急而軍儲不可不念也○朱夫子嘗與人論治盜事曰大率天下事循理守法平心處之乃是正理今欲挾私任術不行衆人公共道理明道先生記彭中丞語云吾不爲他學但自幼卽學平心以待物耳此言可念也朱子說止此今盜賊已見告則當只捕其見告者治以常規似爲得宜矣然若慮其無恒産將不勝其爲盜又慮同倘疑懼經先駭散則須先爲可生之

路稱以其地渠決最歉云而別加賙恤如　啓草所陳者又聲言亟將調人塞渠以圖久遠之利而又先示以誅止其魁之意則其於除害保民之道兩得之此不必聞於朝廷只在道臣之措置而惟斷獄時聞知而已　啓草所謂細作云云實有虞詡故事而朱子於綱目特書其平盜之功今此亦不失權宜濟事之道矣但事由常道而無功猶不害於守正矣若用奇謀秘計而有所蹉跌則招侮於盜見笑於人而損其事體也不少此恐更在斟酌事不十全則不宜輕試也蓋我國人心輕薄漏機最易嘗記昔年有士人朴安迥者密告開寧金山賊於備局備局下人即漏

於賊賊先爲之圖隨事斡旋竟致安迫之下理決杖安知備局下人不如前日也此又不可不慮者也營將非其人則亦明言而馳　啓改易則亦先聲後實之一道何必請於朝家爲此秘密之計而徒損體統也

又　甲寅六月

秋後書想已見之矣意外得六日書備悉近況慰甚慰甚吾與李令來會新塢高家爲掃塵之役將於再明還歸行十八祀事而復來于此以待君等行爲同入三山計耳今年民事殊可望爲國可慶而天下事如許奈何奈何領台每以書問策而吾無可以爲答

季周將有耽羅行白面書生有何經理之策可愍可愍

又 甲寅十二月

忽見專書備悉多少矣方伯六日書謂即啓聞矣未知於昨日得達否且死生禍福實有命焉何可風吹草動自損其體面耶以故方伯縱不啓聞吾則終當不變始計矣未知何日來歸屈指以俟耳此時言語須極愼忌常戒屬垣之耳也

又 乙卯七月

路中書見之爲慰吾姑得無事而聞久台極被嚴旨此後收司之律安保其無也然亦無以加於貳宗

之云耳渠旣以此爲阱人之極地而略爲救解之言欲掩其迹然孰不見其肺肝耶聞於中路大罵權孫此等穉兒有何知識可憐而已湖儒上疏之說信否胡爲無益之舉耶

又 丁巳三月

老婦竟至背捐痛哭何極年齡旣多且及吾一息尚存固無所恨而所恨者迫於羣議竟失一來此爲至慟耳初終想往涖指揮矣未知如何成樣此後凡百須從長商處也吾氣力精神頓覺澌然誠是易事也

又 叙示季弟 丁巳四月

文奴忽至見書深慰但不得秀宇爲缺然耳吾僅僅而已前後書想次第傳去矣沙山不待家長之言徑先擇占徒挑衆謗可歎須亟傳此書毋使久閙至佳至佳如此誤着事何不禁止而反助之耶亦繫家運耶愼也百般阻攔而竟拂衣徒行必起層浪不然則復將見笑於人矣此亦豈人謀所及耶

又 兼示 丁巳五月
季弟

見書爲慰新塢極言其不可而竟至於此是亦命也朋友死無所歸聖人云於我乎殯當其子廸之來懇也吾當極力周旋使亡友安葬是吾道理而不能焉尋常媿負於心矣今又自取豈能自安然事已至此

不可及止只待其時遷於萬義可也時論今已晚矣一死之後復有何事安然如得甘寢耳今日奉諱北望痛哭只有陟降之靈臨照此心矣

又 戊午正月

蘇便書見之爲慰吾與秀相守甚覺有賴而只其病不輕憂念罔已諸公之事雖不滿人意然如是貶薄則將無一箇人矣此朱先生所以戒勉齋也朴生京橐書或稱以斯文其見慕於人可知奇哉奇哉日前道源聲視朴奚翅壤虫而今乃相懸如此人固未易知也昨見擇之書則義濟歸自赤裳語其父以史册有指斥 孝廟語其父將上竄以起子光之竄賴領

許脅挺緯而姑沮安保其終已也且義濟見史册書其祖惡甚悉而言諸其父其父將懇於穆　啓請改正云一似京惇事也又有趙守善稱名者疏起禮說至請鞫問可謂一節加於一節矣○戊午是子光上變起獄之年而今適値此年尤可怕也奈何奈何所謂指斥　孝廟似指白江同春事也

又　兼示季弟　戊午十一月

二姪來見書爲慰第聞誠症非輕憂慮罔已參一兩逆去大抵吾意不如傾家財貿參於京以爲圖意用藥之計可也且後事一日爲急更毋因循等待至佳至佳地理之說本自茫然吾家比以此費了許多心

力招了許多謗議而終無所濟此事汔可休矣

又 上同 戊午十一月

二姪所帶書非久當徹矣寒事日急宿患轉深苦苦

即得京書湖南薛奎徵稱名者率十五人上告 廟

疏姑未蒙 允云矣南雲路特授刑判而方請改正

金璁以酒酖死於東萊接慰所此皆新聞也青魚十

七首送去八首送於老谷使薦而其九送於蘇柑子

十枚卅枚亦然也卅枚中其六使蘇分於竹窻祠者

此意告之妹氏令分付於邵姪可也

又 上同 己未九月

蘇便來傳八月廿九書喜慰如面也吾泄症久不已

苦苦覓事得見京裏少輩書則以爲不欲污口可謂待之太薄矣第果自明而還配則多少快活然寧有是理惟吾家少輩勿上口可耳

又 庚申閏月

意外見書慰何可言吾欲於初一進往老谷相見不遠深自屈指也未前切懃言語又戒少輩可也京裏少輩接續來言其人之嫁禍已深前頭士類之厄將不翅前日云云此言似不虛矣戒之戒之

又 庚申十一月

戀中見書慰不可言吾三辭 誌文之 命而不得再昨至江上又辭則又 遣都承旨傳諭將不得復

辭矣撰進後則卽當復出矣第於上來時落傷甚重疼痛不已悶極悶極天警此極彼時餘孽做作流言人心波蕩未知國事將稅於何地也吾方寓新門外俞叅議空舍盖不欲入城也本兵以臺啓發而還止杜門不出心甚不安也

又 辛酉四月

續見書爲慰惟芝報可慮京謗未知他人亦有造者與否而草家諸少逢人輒有不測之說難保人人之不信也

又兼示 辛酉七月
季弟

來書久未答可知此身之無暇也吾略歸懷鄉不堪

紛冨昨日冒雨觸熱來宿仙芝進叅節祀于老谷今向華陽矣聞誠宣郎一日在職須盡一日之職洪茂曾爲此職極言筆債曆債之妄費須告堂上除去此等事不聽則亟辭可也

又上同　辛酉八月

自此發書不翅多矣而今來書亦無見領語可惟吾始謂逢秋病甦矣秋亦不甦奈何杆亦是衆人所爭之地似不便然脫去無路只得任之而已聞欲於上官前周繞鄉里似不順便何不直到任所歲時受由而來耶誠之歸期漸遲有力者碎首之地一日不可處也最是利川一隊事極可憂也無恃自大大敗之

道也相收之律及於此身沃怒已可悚前懷之然在我豈是細事須與警之也

又辛酉九月

季綏來傳書殊慰戀思日者史官連日下來一是恭靖大王宗號追進事也一是月廩辭免疏批答傳諭事也校役屢改尚有遺恨然今日則臨夕當投進矣秀甫二夜連枕老境之幸也黃之密往京裏其所周旋者不是小事憂慮無已

又辛酉九月

昨得一卿所示不勝憂慮須即往懷與泰兒議處也昔年梧井之葬其先考也指雙清府君後稍遠處而

曰欲用於此故門中相議許之及其穿壙則乃逼近於大墓又伐沙寒不敢伐之松木兼此二事門中齊會雙淸堂捉尹重杖之渠極謝罪今乃生意於此似必有所恃而然矣吾答一卿書以爲渠必以爲故老盡亡存者皆忘前事故生此意也地家以恐脫子孫破鑿祖墳來脉則新舊皆有殃此雖不可知其必然亦安知其必不然也借曰地說不足信而程子說至嚴門中前事必不知有此說而然矣既知之後則何可復誤云未知一卿將如何處之也當此時節又生一素奈何奈何然切勿出可怒之言可也○一卿以寬涧改竝事相逼且謂其時當有先後告祭欲逼於茂連

及兩郵云而仍謂汪山床石將不及於十月之祭吾答以其有司不可不致罰而誠亦難免其責云矣須亟往見一卿凡事相與料理也一卿欲借力於方伯吾意則以爲子孫足以了當何必犯禁令而通書云耳告祭須分付茂連可矣

又 辛酉十月

昨日書今日臨夕始見而備悉矣德新來見似有見聽之色皆謂其父老妄之致也今以來書觀之則新也故爲見聽之語以相欺而遂其所欲也尤可痛也吾固欲往而氣甚不平力疾驅馳必致添傷故不敢生意吾意莫如以官治之之爲愈故單子成送須先

以此示渠渠猶不止則入見城主而呈之城主如有事故以此單子之意呈文于方伯可也○德新云欲葬于宗嗣昌墓後無乃託言欲葬于此而臨時偷葬計耶不可不密察也事勢有加於此則吾當忍死出往須急通之單子及呈文門族之不欲書者不須强也只書吾兄弟子姪及孫願從者可也○下穴之位不分昭穆易亂尊卑死者如有知居之其安乎如此悖謬者多矣右程子葬說泥陰後穴宋之瓚父子兄弟皆生意吾以此嚴禁矣

又辛酉十二月

來書備悉疇一刻相離不是小事而難於相迫暫聽

其行廿日須遣還至可其所製殊好祝辭亦出其手不必假吾名也曾於公院追享時適病使之代述某公怒之捨而自述雲舉力言其不必然而不見聽祭後諸人録去雲舉有所取捨則彼夫以爲耻云夫此等重事顧文之善否如何耳何與於人之老少也至于今日則此爲吾一大罪案以爲輕視先師實可笑也

又壬戌正月

寒甚好恐脫否吾昨哭曾母忌倍覺傷慟也老先生從祀之請京中論議以本道之寂然爲訝云君須與可議者議之從速發文也沃川則將於三月會於遯院

爲文云云矣此事虛疎則恐爲不悅者作戲也

又壬戌四月

近況如何茂朱親事更於何處聞見可悶然視魚家則奚翅小也比聞此鄉論議否不勝瑟縮不安也先府君旣光靑史餘事不足爲輕重而今日祠享還爲弊風且吾在此而有是擧則人孰以爲公議哉然止之亦難未知如何而可也且聞君將於十六赴院會云所論雖是朴先生祠事而似亦不無言及之端須審於酬酢也然過使辭色則亦不可矣須辭遜而義直可也記昔兒時沃川進士柳舜賓欲爲叔父府君立祠說及於先府君府君正色曰自有百世公議何

爲輕發此言此在今日不可不知者也大抵於十六早或其前來會商量可也

又壬戌五月

非意見書慰不可言十六之會無有前却君家忌故吾亦忘却矣十六是門長一家忌日故其日行祀後欲邀三座首以下諸親會飲而十九日欲邀門長一家及十六未會人綴食君來叅祀事卽歸沙塢會於十九似好矣須商處也

又壬戌至月

濟監人想已至矣官位漸高盛滿可懼然周台欲以賑郎啓下此不可不來同事矣須疾速上來也吾

昨到驪江　上命愈往愈切承旨見與相守悶迫皇隕也

又壬戌十二月

爲況如何昨於邸狀得見身役減除事不勝喜幸然各邑方爲督責須汲汲移文使之停捧良蒙其惠矣須與諸堂上議之如何

又壬戌十二月

旅況遇寒如何吾只得仍昔耳賑事日有頭緒否如不可爲則須亟呈告勿爲虛斃　主恩至佳至佳竊觀今日大司馬似有力量須與堂上往見從容商量如何自我勿取丘直而請禁諸司如何至禱　廟享

而此事仍舊不義甚矣

又癸亥正月

此台盡其血誠喜或有補於時遭此狼狽極歎極歎舉將見敗則所舉者義不可不去須即呈下來以觀末終之如何可也

又癸亥正月

稍不相聞無任相念高陽去後益無消息未知內行已到否吾只合從此深入而 聖上惻怛之誠懇有不忍孤姑此遲徊未知如何聞本監丘直只減一疋云不若全減之爲善也蓋方裁省而任事者若有靳惜之意則人不服矣

又癸亥閏月

書至知仲嫂所患不輕憂慮無已未知已報於德姪耶卽今加減如何此中無可說熟設廳不及此時爲之恐遂因循不成故雖似早而不計也粮則姑得營糶一石且高陽全備秋夕祭需以送則祭田所出自可推移用之故已作書以報高衙吾死之後則此事將永不成故如是耳

又衆示季弟 甲子正月

今日成服倍覺愴惻吾之前書尚未達耶德之所爲眞可敬服吾書所云節節如此只入哭後急出與之差異耳渠之所行如此此後事雖不可知而亦何恨

焉秀之上官似不可遲未知何日發行歲前誠書有山礦二字心中愍惻以爲凍土親膚覆以葦薦其景象何如自然嗚咽不忍肉頽行一日素矣豈意德意出於至誠終得免此也仁孝如此天豈不佑耶誠之去就亦將如何吾所患復劇雖欲從速入城而末由也已

又 兼示兒子 甲子三月

近況如何兒子想已相會矣此中仍昔耳卽見李懿杖閔光才等二十人通文專攻銓曹將以來十七日兩湖之人會于稷山而陳疏云云其勢可怕士輔曾言慶疏亦議於子仁而爲之云今舉大事又豈不相

議耶慶疏回　啓曰幸而吾家人無在京者須於
廠衛後聯轡卽歸甚宜甚宜恐有橫被詬辱之患也
且人或問之如不知有此事可也靜令切須戒之殷
孫尤不可不知也昨君平見其通文卽抹撥而擲之
此亦足以助吾家禍矣今日事只斂縮謹密以幾免
於禍一爲上策耳頓輩本一小醜矣今與尹合而爲
一勁敵可畏可畏疇事君平說會見俞君相基俞亦
言其所聞與士輔相符云矣昨得光城書疇當待同
薦人皆付職然後從容上來云矣

又　甲子四月

金姪來傳書備悉所示　聖批兒輩錄送矣卽者錄

事復至得文谷兄弟書則及尹書事甚緊可怕可怕有人又來說有人言於尹以爲將以徽號事此中有疏議云尹答謂貶薄之說將復起耶盖謂此中欲陷和叔之意也此時酬酢須極慎密可也金領事抵疇書深戒之矣

又 甲子五月

比不相聞戀思不可言吾不無藥效而長委枕席日聲蠅喧苦不可堪矣京報別無可聞和叔與金掌令斗明爲尹相繼投疏而和叔則別無緊語金則攻崔甚至而以隱語斥我矣除是領左之斥尹將生無限事云可歎可歎君須勿與人言及亦以戒少輩也

又甲子六月

連有書想次第傳徹矣此中只如昨耳得和叔書則以爲彼詣謝願待之如初可謂不知物情矣彼意益健寧有來謝之理

又甲子九月

朝因聖彌有書想今已見矣意外書來深慰深慰洛耗苦不聞疇書擬於廿日間鎖直云想今已入矣中洞造言此孫被削而相賀云可笑次仁之亡悲憐何極中間雖以鑄論議異初而四十年情義思之滂湮也十八日　掖庭人又以　上命問疾而歸皇愧感刻無以報塞也

又 甲子九月

寒事已緊爲況如何此中依遣耳宗人新自京來說季羽酷被臺劾打愚攻尹之致也瑞君亦殆哉即聞清城捐館 國事罔極

又 乙丑二月

道源所示兩紙使兒輩録送士禍已作只嘿嘿杜門而已須使諸生亟罷前議如何諸生不聽吾言今何如耶

又 丙寅正月

新歲多佑吾昨日僅僅行事于封瑩而上位則不能生意只任諸宗可歎疏 批康也録去矣聞領相舉

疏說移洪于德源而朴泰遜請於虜勘外加罪李秀彦而不得行其說盖自大尹屈身於虜而其子斥權金死義之後時人蔚然宗之爲虜右袒者滔滔世道可歎奈何

又兼示季弟 己巳正月

史官昨來今歸盖孝廟御札事也不可付諸史官而呈納欲稍前進付疇以 上昨已招疇急來矣凡百欲相議可以出來則出來可也

又 己巳五月

何日出陸仍以北去耶或中路病滯耶無路相聞易堪悶鬱吾炎夏例症今已苦劇雖微人禍生全爲難

矣莫非命也順受而已所欲言者何能十一總付默會○象賢碑必欲待我須詳具事迹以送可也

又封皮書以己巳六月八日奚君訣書

明知竹籬之送終成永訣然吾以此時死者豈非朱子所謂光華乎君知我心想不至悲慟傷生也有一相託之事吾房子孫猥衆見有過失從容面教而室中之言俾勿爲隣聞也餘氣急口呼只此

尤菴先生文集卷七十九

尤菴先生文集卷八十

書

與季弟秀甫 時杰 庚子五月

近日好在否戀戀吾久在旅食中仍居水石胃症復發昨歸蘇寓昏昏如在醉夢中矣今日紛紛皆由乃兄之妄發豈敢尤人況白圭之戒無失其故之義尤當致力幸毋信口矢言以失樞機也千萬至祝

又 庚子六月

生今來不見君書心甚缺然此處病苦益深日夜頹臥此外無可言者泰兒昨夕入來極慰病懷也第聞黃生竟不免臺評雖以救者得免而渠不敢行公亦

不忍以實告於其母云可憐可憐昌也方在何處有緊事此書須即傳致幸甚幸甚

又庚子七月

旱熱此酷此時爲況如何吾病中昨聞鄭生計傷慟之懷不可堪耐此亦乃兄命道所關奈何奈何比以君峻論之故其毒咸萃於此黃生璉狼狽走歸絶可歎可憂也鄭生固妄發然渠既悔伏則可以開其遷改之路而至於死後而移其餘怒於所親以報楨然於我不亦甚乎人之視我亦猶我之視人幸須諒之草之兄弟則又以不攻楨攻我甚力以我爲自全之計云云其亦異矣吾於楨以書責之則不遺餘言而

亦何必對人呶呶也人心不如我心奈何再昨臨也盛稱君攻槓之誤如此少輩皆思疵詆於君其亦苦矣奈何奈何

又庚子七月

昨書見否農事如許公私可悶聞報恩人停趙瓘之舉云此必怨歸於君矣亦可慮大槩他邑之事尤不干於我視而不見可也廣州以盐斗金溝以魚束送爲救荒之資然皆此間所賤聞棗實最良於飢歲而彼中今年甚實云故盐十斗石魚十五束眞魚十尾送去須預於有處平募約以生棗熟時相換則臨時欲載來耳然亦須審處使人自來取去不可一毫有

人言也如或非便則不如還送也今年救死實難須早蓄草木之實可也吾家則欲自近日收聚矣

又庚子十月

見書深慰黃說必是因陸而泄矣甚矣君之疎濶也彼輩所慾只在三家而吾家最深者平日分義最深故也希也在京對人必曰黃何須於吾翁而三姓同心攻之黃於其門情猶父子而今乃如此其人可知云云所謂三姓乃金判書諸少及草家及君輩也金萬增兄弟下來觀鄉試或人匿名於塲中以不測之說投書試官事涉懷德昌也至前發明然必是其徒之所爲何可諱也於金尚如此況於吾家耶極怕極

怕吾言須勿泛聽千萬之幸

又 甲辰二月

致問比數想皆傳至否吾再昨爲吊湖西伯會於尼公兩間山寺誠學適與草兄偕至做一夜連枕比來適意事莫此若也其日爲君得忠州營糧今夏可以無憂矣然不如窮乏時鬼不瞰也諸生疏事聞之極驚孰主張此無論義理利害顧不分明耶且其疏語或謬以貽笑侮於人豈不是大事耶君何不極力止之而曰不能止耶須語主張者以此鄙劣哀乞之意亟停之如何如何主張之人若是分疎者則無可奈何若其情義相通者則豈不相信耶千萬盡心焉

又 甲辰閏六月

仲氏簪闔其樂可想也卽日諸況如何吾病似非時月可治可悶石事極用人力而如水投石恐無了期也幼能抵書春兄以爲日後彼人之來將以禮記說請辭接彼而不得免則棄歸云云吾兄弟之義亦當如是矣須素定於心可無狼狽矣

又 甲辰閏六月

病中纔別仲氏行今又兒子遠離心不能自由也職事不比於前須夙夜毋怠暇時精閱三尺凡係詞訟勿爲顏情所撓也如不能如此則不如謝歸明農之爲得也

又 甲辰十一月

痛哭痛哭子婦遽至於此莫非吾命所關誰怨誰咎只自痛哭而已吾於廿日夜聞訃於中獅廿二與疇孫奔哭悲慘悲慘龍孫年已長不可不奔喪君須即往稷洞語李令此兒不奔則今雖無言及長則必有難明之義云云則彼可動聽矣方侍仲氏少慰此心然只恨老而不死耳

又 甲辰十一月

曾於襆中示此間事頗詳矣今書無見領語可訝昨暮其叔父委來爲說前月十六書極稱主姑慈愛至於諸庶姑皆以誠心相待仍述其往復書札則其母

出示而誇之云云若是則諸婦人庶其免矣大槩無他說話只曰不能齊家則吾孰其咎夫婦之間父不能得之於子則疎密命也至於死不以禮則死者罪也惟是諸諫全數請對以駁國舅兄弟其兄弟一并出郊吾家形勢雖百尺竿頭不足以比其危而正以此時而有此事以供其題目此豈人力所及耶

又 甲辰十一月

前後書皆至否此間葬事日寒如此不忍令兒輩觸冒遠涉只就近處安厝以待日後如何而日子則定於廿八日矣龍兒及時下送之意懇懇于李令如何如何天下豈有不奔母喪者乎忍令此兒爲吳起之行

耶極可痛歎爲買柩衣玄纁附送步木八疋于國賓之行矣須令急貿討的便以付俾不狼狽至佳至佳

又乙巳

纔於金義州行付小札矣吾陪仲氏初五離清衙中路宿所聞淸安罷黜之報吾則略有所聞故於其到界初亟勸淸呈病而歸矣渠不聽人言竟至於此更誰咎哉吾每勸君輩謝歸者豈無所見耶君能相聽則何幸何幸若其運至則雖在家或遂殘縣之願如其不然則雖終歲奔走於職事豈可得乎須熟思之不俟終日如何如何

又乙巳正月

昨書所言金事絕口勿言只求吾自處之宜至佳至佳今日吾家眞百尺竿頭也起令書意可謝然不敢遽爾破戒也仲氏說君萬一得湖西已決不可赴云此實深慮之言也此意誰令久台知之然決不可啓口也○龍孫果如率來則何幸何幸只恐稷令先諾後悔可十分緩頰也起令書稱君爲丈而領相則又稱雅契面時亦或如是則須遜謝微賤不敢當可也

又乙巳八月

見書知安爲慰爲官者固與事相隨天下寧有徒食而不勞者耶此間姊症用六君子陽幾五十貼則頗收其效進食倍於前且無苦劇時喜幸喜幸今得此

材可以繼用而以無參爲悶耳且早稻貸用者甚多更無貸處而晩稻尚遠調度極難彼中雖勞無此患此則有此患而仍有日夜之勞如何如何○扇封三者十二者十並五十也宋文佑時尹金克惇各三柄晴尹之弟時范其子德新道新各一柄宋命祚二柄子時潔一柄宋時亨秋夕不來故不給其亡弟之子夏卿其孽子夏俊各一柄文佑之孫夏樑一柄禮男智男四男各一柄疇錫龍錫各三柄有李顯徵者休徵從兄也在公州桐花洞欲以三柄與之尚餘十九柄此處進封時並取入可也大抵不患寡而患不均也此等事及奉先一節雖吏良與朝家知之亦無害

也其餘雜事一切不爲常以一芥不取爲心則庶乎寡過矣一受汚名終身難雪矣獨不見具鳳瑞乎一以無廉見彈於仲文其後所爲一如於陵仲子而人亦不信之此實前車也

又 七巳九月

吾比與孫兒輩往棲東學初四行孫輩練事于黃昨暮遇李姪于豆材今朝偕至于板則二妹皆無恙何慰如之光州相遇於黃山爲言君爲政好處甚好而生處甚生云須自省察也最是吾家形勢異於他人萬一文書有差誤或費用過濫爲上司或暗行所得則必入于罪罟一入罪罟則爭爲下石以甘心矣豈

不殆哉故吾自君作吏寢食不安也工匠輩如非不得已則切勿侵使也宋三嘉爲青巖時嘗言作官後家間如有未作官前所無之物則人將執以爲言故不肯造一物以來云云此言誠是也親舊雖不可一切不應其求然亦須酌量可也二妹所求尤須裁節爲妙吾與誠雖一毫不相及亦所願也正倫如或懶於爲學則卽須送來無牽顏情留置也

又 乙巳九月

秋序向杪不堪相戀之至卽日凡百如何金洪事如何收殺旣已作此頭勢則凡係人倫教化之事不可不盡力須晝夜思量而行之如何如何吾約草兄來

棲東學寺下去早晚時未定耳前日官便歸自報恩也略寄一書見否來初一祭需須預入思慮如柚柑等堅裹以物毋使凍傷也生魚如可得則亦可送也難則勿須强也今年農事亦不甚實彼中亦然則亦須審愼年分也最是文書間事不可不密察常如廉問使壓境也

又乙巳十月

見書爲慰官人役役例也何以是爲苦也此間皆依遣祭需只欲得牲與柚子等矣不料全備以送也雖於薦先有光而吏民無乃有言耶草美之言亦非欲束手無一事也以爲如此大段事不可輕擧且吾自

律無一毫可指然後可以責人過惡云爾曾因方伯
送門中通文矣見否昨見元錫則又說今十二忌祭
已報于君此亦恐力綿也已報仲氏云汪山祭自衙
中備送以紓南力似好云未知以爲如何也最是既
逐金又停洪則凡係教化之事不可不力行也雖非
一鄉共薦之人如聞人善事其親善於兄弟愛其親
族必嘉奬而或賜食物或減雜役可矣餘只在臨時
度宜而已○歲時之問將如何此不患寡而患不均
矣眞梳最切而且易致如以二箇以上作封着圖署
不書某家且以大小簡署名以送則可自此填送矣
然表表如春草則自彼爲之亦無妨矣聞金時達對

朴叔有言云想不獨時達而已也老者自遵仁以下孤寡如德立文涵家喪貧如瑜與震楨皆不可遺也第眞梳亦出匠人亦不可偏苦以米貿用亦可矣以簡紙擇業文家送之亦可昨得郭瀾書謂其子得都會解將赴會試願得試紙而曰聞南平將盡給一鄉之赴會者云未知信否豈非好事而恐力不足也果然則雖陽山亦不可獨遺也凡百必思周遍而先從貧者始可也一家如厚姪非甚乏者其繼母可問也問隆時以些物兼問其弟之妻善政也厚姪之嫂及李尚稷之妻不可闕也朴妹不可不謝也文甫以院儒不免面任可憐可憐是誰之故須別致情貺也人

雖知之有老親不爲無名也

又 丙午八月

即者內患如何今番大政誠弟得右職豚兒除監役而李姪首擬齋郎雖不利而一家參政目者至多此豈所宜不勝皇恐不勝皇恐吾爲藏書冊於洛山下仍爲相守畢命計見方誅茅亦不無費心者此亦不如無之

又 丙午八月

今曉書達去數日後矣今因靑郵便付送中庸紙百十六幅諺解紙五十五幅並百七十一幅須即印還如何北來儒生請也今見兩筒冊子粧役似太繁矣

今此二册則不須粧也粧亦煩費官力也

又丙午九月

近況如何七月廿七書見之雖晚亦甚慰喜吾一味靜寂實協初心只山君無良數日前以我驟去上下畏怖然久自鎮定耳泰兒得官出於千萬意外第以年限不敢供職　聖上特令破例行公雖有未安何敢不仰承　德意已語泰兒以爲雖父子糜粉不能答　恩榮之萬一須竭力奉公云云未知渠將如何耳彼中院事如蒙　恩額則事體重大有官者亦可隨力相助也

又丙午十一月

見書知安慰慰今年綿絶非昔年比吾只着杆城所贈狸裘已經五年蒙茸而鞲不能禦寒今獲新綿衣袴可以無虞矣然或非衙中所備而取之官庫耶既罷大同則尤不可渾用官物也第聞復行大同罷置之際尤所審察也須極費精神勿爲下吏所欺也所送魚果等豈爲昨日祀事耶實爲幸甚而來人置之板橋故不得用不勝缺然使渠還取以來送之弓峴本宅蓋體亡嫂意也羅州羅參奉即各俊者也今所送册子即其父與黔谷酬唱者黔谷手跡甚多眞絶寶也須即走的便以送仍索答以送於歲便幸幸

又丁未二月

久不相聞來此得見書字喜慰喜慰此間姊氏症甚危苦而食飲如常此可恃耳李校理端夏相守月餘聞其有次子爲次順求昏則彼既許之矣第此甚大家也未知次兒可堪爲婦乎須着誠教誨無爲門戶之羞可也吾不可卽歸勢當留此以俟熟食之節耳○聰明不如鈍筆況不能聰明者乎須日夜毋怠隨事劄錄以備遺忘至佳至佳

又丁未閏四月

姊氏竟至於此痛哭罔極廿日午至忠州舟載流下心事如何諸君無隨往者故只令秦與龍孫護之耳

昨日歸板見君書倍覺悲慟此姊平生困苦身後依然此尤可悼者初喪所貸以若干賻助皆償之姊氏每以墓表爲託故將以來布爲之耳端午墓祭則減從一獻之禮耳凡百須省節勿爲冗費如何此去木手約以來初移齋室者也渠甚急欲預得某物須以若干先給之可也心甚悲撓只此端午君若未能送人則欲以前來者略備祭需耳

又丁未六月

意外專足至見書殊慰病懷山所南邊諸南外族也諸鄭從前往來看事者也各扇五柄爲兩封外面題以虎洞南生員僉宅梧里洞鄭生員僉宅而送之爲

可

又 丁未八月

羅生來傳筆札慰喜無任此間依遣今歲之惡古所未有此間無路生活矣聞彼中稍登云須節縮財用以活流丐如何如何

又 戊申正月

昏日漸迫益宜整暇也吾自珠來歸渾如舊況耳今番不無少一人之歎然泰兒替我可補所缺而令賓筵歡洽則反勝於我矣圭孫意慮當益不專於書册須痛加嚴督可也此則雖被錦言校其得失則終無悔耳彼中新頭固好人然酒場毋太爛漫也事面當

然也

又 戊申七月

非意書至甚慰戀思今年暑熱六十年來曾所未見病痾室隘尤不可堪泰兒除副率一家冠冕太多誠不欲遣去而吾既不行渠又却步似甚不便故欲令肅謝觀勢去就耳君若遽歸則何幸矣已在弦則終不得不發也

又 己酉七月

吾自馬巖遂入華陽從此音耗尤邈然矣然靜寂則可喜也疇孫笠盡弊吾平生所憎子孫凡物必責於婦家況今其婦家亦知其如此君須備一事以送也

太華則不可須令堅綴其帽子亦編造之如何

又 己酉九月

天氣欲霜凡百如何吾入處華陽以調病軀此外無可言者來月初一日板橋墓祭已知之否慮或相聞之晚以致狼狽且慮纔經秋夕諸處津遣之撓官人輩以爲煩苦故吾家人馬送去吾欲於晦間出去行之矣門中初以汪山定於君而以板橋定於敞縣矣吾以板橋下位難便請於門中而換之矣今年尚不見木綿一花而老骨益不堪故絮矣一袴一衣可以成送否

又 辛亥六月

炎蒸比酷旅況如何戀戀不可耐只願雖有飢渴而

身無疾恙耳吾夏節例症比前特甚絶不粒食瘦削漸劇凜然自危也人之餓死多於曩日而賊患熾盛厥或告之則官人必怒極可恠歎趙瑛之截頭朴有諫之滅家鄭游李長根之僅免李奎白盧光國之受刃幾死皆在近日而常漢之被害不可勝數未知國事將何所届耳

又兼示兒子　辛亥九月

二行入京孰爲後先吾數日間泄症不止而別無繼作然前頭事何可知也前日症情只願其私議而竟至上聞致有大醫再來其爲皇恐何可盡言泰兒蹤迹亦似難處故有別紙于兵判矣聞仲羽將至亦當

以此爲說矣聞季周入銓不知事情之人必多敦迫于秀矣此則須一切掃却可也

又兼示兒子　辛亥九月

昨於西禍付書倩夏官傳致矣吾所患一如昨日最是權醫久留本官受弊不敢安耳泰之蹤迹甚不安如得一郵而來則似無痕迹速圖之至佳至佳如其未易則似當即歸耳吏議之家秀迹宜疎矣其知之耶

又辛亥十一月

書來慰甚第所陞之官全是油膩之地也絲毫不謹則被汙必矣必須嚴禁內外毋使市井或近於門庭然後庶幾免矣如或未能則不如速遞也自聞君此

除日夕憂念如食在哽也前書益事亦已變改否吾既趣未寒前往省仲氏情事略伸而見其涕泣之甚心神尤惡矣最以未見君傷懷如得間隙則可歸省而去也

又辛亥十一月

大雪飢臥洛城如袁公則眞好消息也未知其然春兄卽示以金馬之遷臨洮信否同思貧困之日匪榮伊懼未知終如何出塲君亦見騎虎而善下者耶吾僅延無他比欲往侍仲氏爲旬月計耳

又壬子四月

別淚雙垂泉聲山色總助悲思甚矣老懷之易感也

未委行李如何其免絕粮之患耶行到巴谷逢着閔台便略此

又 壬子六月

聞得淳昌古語云得便宜處莫重來況世間寧有菩薩而不好看之花耶聞長府有大獄若因此見遞則庶不至甚怕而少殺君之便宜矣日夜默禱耳何間下來耶吾來此雞龍南谷可得相見雖五馬周遶三山而此亦去去路不遠矣凡百須益加愼攝也如或經由錦江到敬天須問朴泰運孤孀也其可憐之狀有不忍者矣朴泰運是興伯壻也

又 癸丑正月

前復見否凡百近如何須戒酒節客一意於官事也
嘗見仲氏官下一切無客此蓋常時簡重不與雜人
親狎之致此可以法也日者彼中二儒欲得宗伯簡
而尹爾霖纔以關節被杖配之律非但不敢冒犯而
兼且拘於蹤迹終不得副然略已言於復亨矣須令
彼中儒往見復亨也

又癸丑七月

別意不堪惘然豈老衰心弱而然耶方伯答書即至
而所云云之事想在於基泰書矣泰不在傍時未知
如何也來人以本邑所送來呈令與李妹分之矣李
妹南行以世俗觀之則無不可而但吾意則寡婦只

稱未亡人不闚戶是其道理故從前不欲其遠出入矣今見此妹有趑趄意今行則略異於前似有說矣然亦須行無大早歸無太遲無令人久聞似便矣

又 甲寅 九月

即見崙書甚慰病懷前日官便回始有書其已達去耶 嗣聖英明凡所施措每主於儉省如 陵封之不用屏石裳石石物而仍用 寧陵舊件皆出於睿旨中外稱頌而 陵前幄殿亦令勿造且令承旨持公事入決此則大臣建白而大臣亦令輪直賓廳承旨令極擇備三望以入耳凡此皆是改觀處而未知悠久不墜否也

又乙卯正月

別後思不勝黯然即日止于何處京耗今兒輩録送矣大槩虐焰於他處則略歇而於我則猶前矣相臣之劄論我極峻而只明貶薄　先王之爲不然其陰巧之計慘矣即有一後生來言鑄也以寬爲當律云矣

又乙卯二月

前月廿五到配所日與誠甫泰子疇孫及柳燁然李碩堅崔世慶相守即見廿三日書乃吾行自金城至淮陽日也千里外同氣書奚翅直萬金也此地風土不以惡稱而新到不慣頗有難堪之勢然亦無奈何

則亦任之而已三月之示豈勝凝佇而遠地人事何可必也且見時人意則未保置我於此亦未保置之地上而以時勢言之一日無事實一日之幸詎期三月相逢耶吾則已矣只願君輩善保性命而已黃周卿已相問否軍令雖嚴亦許立功自效而聖人於人改過自新亟加獎與深恐君之不忘其舊也

又 乙卯二月

才因京便作書早晚當徹矣吾自今日已有水土疾勢殊不佳眞所謂死無難者然亦豈尹希仲之所爲耶聞其近日所作爲眞鼠輩也益爲君幸其莫薩之夫夫而不以爲未光也

又 丙辰八月

李泰卿來傳書札槩悉近況爲慰第一家三鰥旣是異事三柩淺土尤甚稀濶未知如何出塲也吾董董支過得見衰疏則驅一世而納於叛逆吾則已矣而無非罔中魚也極怕此是山海本色天生此人豈偶然也

又 丁巳二月

前書見否此間相聚日久一時星散甚覺無聊君如有暇可能來會否莊層送去如已有得可與學姪也近日所聞中惟鐵瓮事極其寒心然惟我一家之人則無一語及彼可也少諱始以爲用意吾每保其不

然矣以今觀之少輩之言眞得其實矣此後則惟靜俟而已是爲道理也只絶口不言彼邊片說可也

又辛酉二月

書到慰寫昨政云云可謂誤矣今玆碎首之日銓曹寧有此意耶大抵一家衣冠太多不願其供職也

又辛酉三月

數日來爲況如何職事已交否此官易得不好之名須極意謹嚴勿墜先訓至祝至祝若被親戚拘牽不能脫灑則不如謝歸也兒輩能免浪過否念不能忘也

又辛酉三月

別後事如何歷見民情其可哀之形呼寃之聲不勝寒心而監兵以下不體　聖心以惠殘氓奈何奈何倉官賢否亦繫利病須極勤謹千萬千萬

又　辛酉四月

連見書慰不可言吾奉諱後仍到華陽今歸冷泉矣閻龍男輩以頑慢得罪官家自官不治而徒發不平之語云人家將敗則其兆先見於奴僕矣此等氣習何不預爲之所耶吾欲痛懲未知其能聽順否耳

又

四月廿七書此月初三見之矣示事何待言而知也只既退之後則一事不敢干是道理頃者末孫爲其

達有所懇吾書范質報杲詩末二句示之矣且吾雖有言彼豈肯相聽耶徒取辱耳

又辛酉六月

遠有書一一皆至否吾只如前書耳清祝想已得見矣然怒至此而朝廷不爲汲汲救民事將至於糜爛而後已何不拳手同歸以爲苟全性命計耶

又辛酉七月

連有書皆見否一未見答薦薦吾獨與喪兒及舛生塊坐已深忍飢度日耳樂僉宣郎俱是人人碎首之物須亟去之

又辛酉八月

基明之次子英錫與沈定親者三昨夭折此兒在渠兄弟最優不勝痛惜德兒做官可勝喜幸秀得杆城云信否今日事無不如意如此而能得善出塲耶可怕可慮如汝靜輩見憎於人不小亦是敗症也奈何奈何

又辛酉九月

別後不相聞方用欝欝茲見廿一書喜聆安信也此間仍昔而再昨自　上遣掖庭人問疾昨又承　召旨此時皇隕何可勝言赤裳關防虛踈若是則不是小事然此時勞良修補亦非所宜未知如何而可也門中有大事宋座首時尹將葬其妻於雙清兆後已

令誠甫往禁之未知其果能否也第問其喪可也
雉一缸依到而缸非銀甕可喜乞客依　傳教嚴禁
則好矣尹女欲送人乞書於此而去矣

又辛酉十二月

替中書殊慰戀思此中所患只如前日天變頻仍人
心動搖關方重地須極力綢繆以爲緩急之用至佳

又甲子三月

比來官況如何相念不可言此中都如舊樣耳只以
疇孫去就日夕關心也今番事　天恩罔極須勉於
職事以爲報答之地可也疇孫防塞今聞是尹拯也
以吾不密貽害子孫傷歎奈何君亦預焉從此謹言

至佳至佳

又甲子三月

書來知近況之安此外何望衙內寂寞已料之矣此中仍昔耳聞於尹拯處自和叔有所報適其家以祭祀會聚見其報若初喪者然無乃君殺妻事吾不學之語耶彼之謗我於奎東事誠誣矣然何必報耶韓安國非知道之人謂田蚡曰人毀君君亦毀之如賈豎女子何無大體耶今日事有愧於安國大矣從此戒之至望至望南容三復白圭聖人稱之易亦曰言行榮辱之樞機豈欺我哉疇孫之扤捏此未必不爲所助可不懼哉

戀中見書殊慰此心吾自數日前得病非輕不能起動絕粒不得近口若是外感則不過數日之痛不然則是死疾也悠然乘化不聞世間事豈非快樂耶近日尹書至徹夫臣之聽文谷兄弟至以書戒所以應之者或失其當此盛德事也早晚得見尹書須訒其出也彼之舍然久矣而逮今黨與甚盛然後始敢矢口而發無所斟酌其勢可怕曩有人來說尹倡某也毋死不明不當入翰苑吾謂幸而君不在京裏而其所以報之者過當也吾答文谷書只以遜言引伏受垢而已君輩聞而不怒非天理也報不以直違聖訓

也此處最可商量也

又甲子五月

病裏戀思日切卽見來書慰不可言尹書之出在吾之道只有省察加功而已不料崔愼之疏遽出大觸事機前頭事罔知所届可謂罔極崔之自北出來出入吾家已基今日事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君性急幸有以訹之也人有問者但曰家兄則自以爲我之實病彼能言之幸孰大焉云云在我子弟之心亦當以父兄之心爲心此外切勿加以一兩句語至佳至佳千萬至祝至祝

又甲子五月

前書見否吾與昨無異而只以酬酢不能靜攝可悶前書相戒事其能信及否彼言雖出於忿忿不平而其攻我之實病則有之矣我當警惕自新之不暇矣吾一家人若不諒我心而攻彼則是眞賈豎女子之事而我之實心反歸於虛僞矣幸須諒之千萬千萬

又甲子五月

書至知有所苦憂念不可言吾病如許不能往見煎熬而已尹事置之勿復道可也君果能如示何幸何幸白圭之復不止日三至佳至佳領左之助瀾亦可歎也國之將亡靡哲不愚自古而然奈何奈何

又甲子六月

旱炎此酷彼中亦然否嚴治乃爲官正道朱子之見敗而不悔者此也然太嚴亦非道理須省察而操縱之可也家間無麥封書膠末亦不能得送來爲宜

又 甲子九月

乍濶戀深見此來書甚慰此心魯聞夜繡出沒而不無濫竽爲之憂慮未知終無事否非以遞歸爲念士夫犯禁非道理也

又 乙丑正月

人來見書喜無疾恙吾來歸疾作長時臥痛悶苦悶苦此間以尹之誣斥栗翁士論四起無論是非而紛紛極可苦極欲深入不聞不覩而不可得奈何奈何

又乙丑正月

前書見否聞衙中來客頗多此雖厚意然太多太久則亦不便也且故鄉親舊之不能往者豈無望乎他物則不易亦難於輸運如牛毛之輕者裹以紙或以簡紙問之可也大抵卜人於其地夫是妄舉而李學士已有言此時沃報諸人方爲栗翁攻尹甚峻恐有移乙之事從速辭歸似好矣成昏子孫亦是犯禁並須善處也吾以攻尹之舉甚苦其紛紛而亦不敢止若見其巧避者則亦有不美之心不如不聞不見之爲愈故今啓入山之行而於懷仁地逢着承宣則聖諭益復勤懇以爲寒節上來慮有所難稍待日暖

云云令人感泣

又 乙丑 二月

貴男過此而言郡人將至云者已久而訖今不至似是逸去矣可歎此中依遣疇孫以尹事被逐而歸相守爲幸就言道源率其正宇下來將於今十六日行別祭於雙清府君此時疇孫適來會事體與之相同故欲於此日並薦慶儀於先府君而家內掃如莫知如何須諒此間事情特爲相助可也或慮中路有盜賊之患致誤大事並送二奴矣道源必請於方伯所設豐盛而吾則不敢此日豐約太懸則私心亦不安矣並諒此意也朝家以尹之侵斥栗谷大生風浪而

舉朝皆右尹至將刑訊攻尹者鄉里亦然可怕可怕
此中欲爲栗谷辨誣吾力止而止矣

又 丁卯十二月

問書備悉尹孫不以我爲祖之示不勝驚愕渠視我
以父以母兼以師故諸尹惡之讒言罔極今何必信
讒言而亦且云云也適尹孫與我同處疇謂尹孫汝
之作人如此才學如此故諸尹必欲使得罪於此而
爲渠之黨故做作吾家不好之說曰皆聞於汝云云
汝之自處難矣渠默然而含淚而已黃江亦聞此言
而曰尹之不仁甚矣何忍爲此云君子秉心當如是
也

又 己巳五月

出陸涉遠好秖舊家否去後一切不相聞徒有戀尊而已吾夏症復作視前尤劇靜俟歸盡之日耳誠甫登陸後安否行止俱不得聞令人欲狂也老谷皆無事否欲作書氣乏未能耳

尤菴先生文集卷八十

Dup.
St.
Ap.